

汉语知识讲话

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

俞 敏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一 名词	1
(一) 名词是什么	1
(二) 名词的语法范畴	3
(三) 名词的形态变化	4
(四) 名词的语法环境	8
(五) 名词的构成	9
(六) 名词的用途	22
二 动词	26
(一) 动词是什么	26
(二) 动词的语法范畴	27
(三) 动词的形态变化	29
(四) 动词的语法环境	37
(五) 动词的构成	38
(六) 动词的用途	42
三 形容词	46
(一) 形容词是什么	46
(二) 形容词的语法范畴	46
(三) 形容词的形态变化	47
(四) 形容词的语法环境	51
(五) 形容词的构成	52
(六) 形容词的用途	54

四	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的划界问题……	57
五	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的跨类问题……	61
六	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的转类问题……	63
七	分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三类的意义…	66
后记……		68

一名词

(一) 名词是什么

名词是东西和现象的名字。自然界里的东西很多,有些在人的生活里比较重要,应该有些固定的名字来称呼它。这里头包括一个人或是亲密的动物的名字和地方、人群的名字,象“哈尼”(我国少数民族名)、“鲁智深”、“阿黑”(一条狗的名字)、“广西”;也包括自然界里天生的或是人造的某些类东西的名字,象“麻雀”、“黄莺”、“蚱蜢”、“蝙蝠”、“豺”、“狼”、“虎”、“豹”、“马”、“牛”、“羊”、“鸡”、“鸭”、“鹅”等野生或人工饲养的动物,还有“雷达”、“火车”、“桌子”、“黑板”、“钢笔”、“马路”、“地板”等人造的东西,还有“日”、“月”、“山”、“江”、“河”、“海”、“洋”等属于自然界的東西,还有“风”、“雨”、“水”、“云”、“空气”等属于没有固定形态又不可数的东西。

自然界里头除了具体的东西以外,还有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,象“思想”、“道德”、“骨气”、“热忱”、“逻辑”、“力量”、“物质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生命”、“印象”等。有些物质还表现出种种现象来,说话的人为了表达方便,可以把这些现象看成抽象的“东西”,

造一些名词来称呼它；比方“长短儿”就是用来称呼一个东西在空间里伸展情况的名词，“运动”就是用来称呼某些物质在时空里发展、变动的过程的名词，“动静儿”就是用来称呼在某个空间里的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声响，“方圆”是由表示事物形体特征的两个词合在一起构成的，构成新词后跟每个词素（这两个词素又分别是两个词）原来表示的意义不一样了，“方圆”通常用来称呼某种事物的范围或面积。

照上头的話看，名詞的數目，不拘在哪一種語言里，總該是很大的。事實也正是這樣子。還有一樁也很清楚：名詞內部也包括好些類性質並不完全一樣的词。別的語言的語法，常常在名詞這一章里讲讲“名詞的分類”，就是把名詞再分成多少小類。這樣的語言都是形態變化發達，名詞上的附加的語法範疇（所謂“附加的語法範疇”，是指某一個名詞除反映東西這一個主要意思之外的次要意思）多的。在這類語言里，各小類名詞，可以表現出不同的語法特點來，比方說：某一類沒有多數（英語中的不可數的名詞，如抽象名詞、專有名詞、物質名詞一般沒有復數形式），某一類有特殊的變格形式（英語中表示有生命的东西的名詞所有格，通常在詞尾加’s）等等。在這種語言里，分類就是必要的。在漢語這樣的語言里，就沒有這個必要了。至於按天文、地理……分類，那就是百科全書的事情，不是語法的事情了。

(二) 名词的语法范畴

名词的附加的语法范畴只有两个。

1. “量”——这就是说，一个人用名词来代表客观里的东西的时候，除了关心这个东西是什么以外，也常要照顾到这东西是整算还是零算。要是一个人用一个名词，不光叫上来这个东西的名字，而且还加上些话说说它是整还是零，那就是有量的表示了。

表示量，可以用不只一种手段。要是在一个名词前头加上数量词，象“一枝铅笔”、“两朵玫瑰花”、“五本书”、“十名学生”，这种表示法是用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词，通过造句法里的修饰关系作的。这种关系应该在造句法部分里仔细分析。不过词类里只有名词可以进入这种结构，所以这也是名词的语法特点。^①

要是在名词后头加上一个词尾来表示名词代表的东西有多少，这就是用形态变化来表示量了。

名词的量可以分成“偏量”和“全量”两种。凡是东西只有一个，或是虽然不只一个，但是不当一个整体看待，比方“一匹布”、“五十根线”、“布丝儿”、“线头儿”，就有偏量的意思。凡是东西有一个以上，而且组成一个整体（或者说团体、群……），比方“全班

^① 1956年《汉语》课本里在名、动、形三类词底下举了许多语法特点，那里头包括形态变化和语法环境两种。在这一节里只举前一方面的。

同学”、“所有同志”、“老师们”，就有全量的意思。

2. “称”——这是说，说话的人用某一个词，心情怎么样。要是说某一个词的时候心情愉快，而且用些话把它表示出来的话，那就是用“爱称”。如“画儿”、“座儿”、“曲儿”、“盆儿”；反过来，心情不愉快，而且有表示，就常用“憎称”，如“老头子”、“小崽子”、“面条子”（“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。”这是芳官说的，她本是苏州人。见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）。还应该提一下的是，有人字面上用“憎称”，实际上表达的是喜悦的感情，比如“小冤家”、“可憎才”，往往是热恋中的人对情人的称呼。这是修辞范围的东西。

（三）名词的形态变化

名词的形态很简单。代表人或是比喻人的名词，在用全量的时候有表示：后头加词尾“们”。咱们说“三个学生”，意思是说三个个别的学生，每一个人算一个单位；说“学生们”，就是指把某几个已经提到的学生算一个整体来谈了。所以在数量词后头，平常不再用“们”。说“三个学生们”的错误并不是因为把量的意思表示了两次，重复了。这错误实在是前头用“三个”，那么是打算计算偏量了，后头忽然改用全量，就自相矛盾了。

要是意思前后不矛盾的话，“这群孩子们”，“众位老爷们”（这是四五十年以前北京的口语），这些也可以成立，因为“这群、诸、众”都不是计算偏量的

话。

在别的语法书里管“量”叫“数”，管“偏量”叫“少数”，管“全量”叫“多数”。这样称呼当然可以，但要知道有些时候，实际上全量不一定比偏量大，比方管两个三个学生可以叫“学生们”，这是用全量，这跟“十个学生”的偏量表示法相比，全量反而比偏量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多数”、“少数”的说法就显得与实际不相合了。同时还应该指出，用全量还是用偏量，说话的意思主要不在于数量的“多”和“少”，而是着眼点不同，用全量意在整体，用偏量意在个体。

另外还要谈谈名词的重叠。

在本书第一版里，因为跟这套丛书的主编徐肖斧同志有个君子协定：尽量不跟《汉语》课本有分歧。现在那本课本已经不通行了，那么我可以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了。

在我最早发表我的见解的时候，我举的名词重叠的例子是“天天”跟“人人”。这里头实在包括两类名词。一种是象“天”、“家”那样的，平常叫“量词”。这些词的特点是：a)前头可以加数词，比方“一无”，“两家”；b)后头可以直接加另外一个名词，比如“一天工夫”，“两家儿邻居”。这两个条件缺一项的就不好肯定它是量词。比方“小心再靠它过一冬”。“冬”是量词不是呢？看起来不是。因为它后头不能直接加名词。“一冬的工夫”跟“两个礼拜的工夫”一样，先加“的”，再描写名词，这是用词组作定语了。这样的不是量词。

还有一层：汉语的量词内部又分成两大类。一类是跟度量衡有或远或近的关系的：斤、两、杯、瓶、包、袋……。总之凡能利用它来数不好数的东西的，也就是说，容器一类东西的，都可以前头加数词，后头加另一个名词，比方“三杯酒”、“两瓶醋”、“二斤盐”……。这样的语言结构有些外国话里也有。比方德国人就管“一杯水”叫“ein Glass Wasser”。这是一种。

还有一类是跟度量衡简直没什么关系的。象“一个人”的“个”。为什么人就得论“个”呢？方言里有说“一根人”的。乍一听吓人一跳。还有说“一条人”的，也不那么顺耳。可是请想一想：梁山好汉不是一百零八条么？好汉可以论条，平常人为什么不可以？武松可以论条，蒋门神怎么不可以，景阳冈的酒家为什么就不可以呢？“牛”论“头”，“羊”为什么就得论“只”或是“腔”，“鱼”为什么只许论“条”或是“尾”呢？这是各地方自己的习惯规定的，没什么明显的理由。这一类，严格地说，应该叫“类词”。它们给纷繁的万物分类，有些论“个”的，有些论“块”的，有些论“条”的，有些论“根”的。念外文的人总觉得记名词的阳性、阴性、中性是件苦事。其实人家才分三类呀！在班图语系，分的类更多。乌干达是 Uganda，它的一个国民是 muganda，多数国民是 fuganda，话是 luganda。这些 m-, ba-, l- 象咱们的类词。咱们国内的壮话里只要提起“龙”来，就得说“只龙”，那作用也等于一个分类词头了。不过这种类可分得多了去了。

分开两大类以后，人们发现，第一类里的绝大多数，特别是容器，全都是地道的名词。在必要的时候，它们都可以前加数词后加别的名词。也就是说，顶好把量词算名词的一个附类。第二大类也只好跟过去了。

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单音节名词不能重叠，单音节量词可以重叠。我观察的结果是名词里能重叠的是很少，比起汉人（《说文》说，“蓐 chāng，草也。枝枝相值，叶叶相当。”）来是衰落了。但是不等于没有，比方：

人人高兴。 头伏有雨，伏伏有雨。

量词里头也有不能重叠的，比方“斤”、“两”、“尺”、“丈”、“斗”、“升”、“班”、“团”。

看起来赵元任老先生的观察比较接近实情。他在《汉语口语语法》4、2、3 里说：“名词除‘人人’外一般不用重叠表‘每个’。少数……是成语性的。”在书面上，近来“村村寨寨”、“社社队队”可越来越多了。

名词，包括量词重叠以后加上一个“每”的意思，咱们说是表达“偏量”的。

有人说“每人一个”不能换成“人人一个”，所以附加的意义不是“每”。这是误会了。最常用的说法是“一个人一个”。这里两个“一”重复，为的是修辞加强表达力。这种说法都流传了好多年了，所以不能用别的替代。可是“人人有份”也还是“每个人有一份”。

还有人讲重叠，把不是独立的词的重叠也算进

去,比方拿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、“姥姥”、“弟弟”跟“家家”一样看待。其实这只是叠词根(不自由词素)。这种形式里没“量”的附加意义。“爸”、“哥”、“姐”近来都有独立的趋势,在北京口语里表达呼格(vocative case)。

在西北和四川,“盆”可以叫“盆盆”、“桌”可以叫“桌桌儿”。这是方言语法,表达爱称。

(四) 名词的语法环境^①

语法环境是说名词前后可以放哪些类词。倒过来说,在哪些类词前后可以放名词就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说法。典型的名词语法环境里不能放上别的词:

1. 数量词 + 形容词 + —— + 方位词

在上头这个公式的空白里只放名词,比方:

三张 圆 桌子 上头

一次 大 运动 外面

两位 老 先生 当中

可以看出来:第一前头加数量词,第二后头加方位词是名词的特点。

还有下面两个公式:

2. 动词 + 了 + 原来那一个动词 + ——。

^① 语法环境的意思就是说,一类词可以放到什么样的上下文里。这与别的语法书里讲的“结构”、“配合”大致一样,不过详细点儿,也严紧点儿。

看 了 看 天 气

听 了 听 水 声

试 了 试 新 衣

3. 把 + —— + 动词 + 动量词。

把 书 整 理 一 下

把 他 批 评 一 顿

把 课 文 朗 读 一 遍

上面两个公式里的空白处都只能填名词。公式2.通常适用在单音动词上,公式3.在单音动词、双音动词都适用。

别类词的典型的语法环境里,名词不能去。所以“不”的后面放名词是不可以的(即使放得上,也要有很严的条件限制)。

(五) 名词的构成

现存的词大致能表现当时的生活。要是生活里有变动,有新东西,现存的词就不够用了。这时候人们就想法子造些新词来用,这过程叫构词。

名词的构成法大致有两大类。

第一大类是“合成法”。这就是说,用两个或是再多的词或是能表达词汇意义的词素(词根……)合成一个新词。

在合成法里,又有四类。第一类是“联合式”。用这种方式合成的词,里头的两部分的意思是一般儿重的。比方“手脚”这个词里头两部分完全在一个水

平上，哪一个也不比另外一个重要；这就和“手巾”里的两部分不同了——在“手巾”里，“手”显著地比“巾”轻一点儿，它本来是给“巾”帮忙的，反映客观事物主要是靠“巾”。“手”只起区别作用，有了它就可以跟“枕巾、浴巾、头巾、围巾、餐巾”等区别开来，物质的本质特点还是靠这“巾”表达。

在联合式的词构成以后，经过多少年，两个成分里头的一个可能越来越不常用，慢慢的没有意义了。这时候，人们就感到它不起什么作用，象“兄弟”这个词，最初是表示“兄”和“弟”，现在“兄”已经不起作用了，只表示“弟”；“国家”一词最初是表示“国”和“家”，现在“家”的意义已经没有了，只表示“国”；“窗户”一词最初是表示“窗”和“户”，现在“户”的意义消失了，只表示“窗”，这种情形不可以认为一轻一重。因为上头咱们谈的重轻是指两个成分刚合到一起的时候的重轻说的。

一个词里有个词素什么意思也不表达，听起来好象不近情理。其实在别的语言里也有这种现象。比方梵文动词根 *kr* 是“作”，词尾 *-ti* 是直陈式现在时单数三身词尾，可是动词写 *kr̥noti*。这里的 *-no-* 什么意义也不表达。这是历史的沉积，可以叫“沉积词素”。

下面举例说明合成式中的联合式构词法。

1. “衣裳”，在这样的词里，两个成分是加在一起的。本来上身穿的叫“衣”，下身穿的叫“裳”，合起来代表一切衣服。照这样子构成的有“牙齿”（槽牙

是“牙”，门牙是“齿”）、“社稷”（土神是“社”，谷神是“稷”）、“房屋”（有后门的叫“房”，一般的叫“屋”）、“吃喝儿”（“吃”的是食物，“喝”的是饮料）、“文字”（独体是“文”，合体是“字”）、“田庄”（土地是“田”，村落是“庄”）、“泥土”（已经跟水拌合的土是“泥”，干土是“土”）、“名字”（古人幼年就有“名”，二十岁以后才有“字”）……

有些词用久了，产生了新意思，把原来的意思丢了或是变了：

词	原义	新意义
消息	新的生息旧的 消亡的状况	新闻
领袖	衣服上扼要的 地方	首脑人物
机关	关键的地方	一切办公的 处所
阶级	台阶	在一定社会的 生产中处于不 同地位的社会 集团。
牺牲	祭祀用的牲畜	为正义事业献 身
世界	出自佛经，指宇 宙（“世”指时间， 即古往今来，“界” 指方位，即四方	①地球上所有 地方，②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 一切事物的总

上下)。和。

2. “弟兄”，在这样的词里，两个成分的意思是备选择的：总有一个合用的。“弟兄”这个词在解放以前的军队里相当流行。军队里人这么多，年纪自然也有大小，可是从说话的人看起来，反正不是弟就是兄。象这样子两头一堵，就可以包括一切了。照这样子构成的还有“诗歌”（格律严，比较不和音乐结合的是“诗”，格律宽，比较服从音乐的是“歌”）、“文笔”（应用文是“笔”，美文是“文”）、“妇孺”（女人是“妇”，小孩儿是“孺”）、“师生”（教者是“师”，学者是“生”）、“官兵”（指挥者是“官”，战斗者是“兵”）、“亲友”（亲属是“亲”，朋友是“友”）、“田野”（已经开垦的土地是“田”，没开垦的土地是“野”）……

3. 假如这类供选择的两个成分是形容词、动词或方位词等，就构成了明显的对待关系。

两个成分是形容词：

“大小儿” = 体积，年纪

“长短儿” = 长度

“高矮” = 高度

“宽窄儿” = 宽度

“粗细” = 直径，工艺

“是非” = 对错

两个成分是动词的：

“来往” = 交情

“买卖” = 生意

“动静儿” = 声音

“开关”=开通或截断电路、水路等的装置
两个成分是方位词的：

“东西”=物件

“上下”=领导和被领导

“左右”=接近某个人的一些人。又，差不多的分量……

这样的词用久了，往往把意思偏到一边去了。比方，“利害”本来包括对人有好处(利)和对人有坏处(害)两面，可是现代人说“给他个利害”，就是给人“害”。“甘苦”本来也包括“甘”和“苦”两面，现在只当“苦”讲。“好歹儿”，“好”和“歹”两面，可是现代人说“这么大年纪了，身子又不结实，要万一有个好歹儿……”就只包括“歹”了。“得失”本来包括“得”和“失”两个方面，现在人们说“不计得失”，用意在“失”上。这样的词里都有沉积语素。

用“联合式”构成的名词，两个成分的词性一定相同，或者都是名词，比方“线索”、“江湖”、“手足”，或者都是动词、形容词，比方“图画”、“书记”、“思想”、“责任”、“和平”、“健康”。

第二类是“偏正式”。在这样的词里，两个成分里有一个是主要的，另外一个描写或是补充那一个主要成分的。比方咱们用“巾”来代表“手巾”这个东西。错不错呢？不错。因为它确实是“巾”。不过“巾”有多少种，有在头上戴着的“头巾”，有洗脸的“面巾”，有洗澡的“浴巾”……那么单说“巾”就不够详细的了，所以加上个“手”来确定这个“巾”的范围。

在这个词里，咱们说“手”是偏，“巾”是正。

用偏正式构成的词，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前头缩小后头的范围：

- “手巾” 擦手(当然不只手,可是不许擦脚用)用的巾。
“手表” 手上带的表。
“手套儿” 保护手的套儿。
“小生” 扮演年纪小的生角儿。
“飞艇” 会飞的小船。
“块儿糖” 成块儿的糖。
“百叶” 牛胃别名。

从两个成分的词性看，大致可分以下几种：

1. 名词 + 名词

火车	草图	眼光	口气	数学	工会
气温	山峰	灯光	火焰	荷花	鲤鱼
花园	墨盒	目标	电台	耳机	羊毛
布鞋	马路	铁矿	钢笔		

2. 形容词 + 名词

红旗	金星	白色	黑板	大学	好汉
大众	优点	暖气	青年	少女	新年
青松	慈母				

3. 数词 + 名词

一生	二黄	三伏	三军	四方	四海
四时	五谷	五岭	六朝	六书	七律
七夕	八股	八节	九州	十方	百姓
千张	万物				